DS
785
A2K86
V.17

[redacted]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六

長洲過元旼輯

輔國門

陳善閉邪

論祥瑞

唐檀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後漢書唐檀傳）

杜景儉轉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內出

棃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爲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眞宰相也舊唐書杜景儉傳

王求禮武后時爲左拾遺監察御史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雷渠爲瑞雷邪

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卽厲言今陽氣僨升而陰氷激射
此天災也土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華盜賊繁興正官少
僞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
爲罷朝新唐書王求禮傳

馮元常歷尚書左丞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
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僞不可以示羣臣后怒出爲隴州刺
史新唐書馮元常傳

崔祐甫遷中書舍人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朱泚軍中猫鼠同
乳表其瑞詔示宰相常衮衮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
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

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猫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新唐書崔祐甫傳

張齊賢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宋史張齊賢傳

鞠詠仁宗即位爲監察御史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羣臣就觀詠言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爲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宋史鞠詠傳

王曾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曾嘗入對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宋史王曾傳

司馬光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宋史司馬光傳

洪遵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宋史洪皓傳

王居正高宗除禮部員外郎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爲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宋史王居正傳

黃中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荅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與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爲綰退謂人曰黃司業之言精切簡當惜不爲諫官宋史黃中傳

崔立歷知棣漢相潞兗鄆涇七州大中祥符閒帝旣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尙何足爲治道言哉宋史崔立傳

不忽木拜平章政事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以爲瑞不忽木語之曰汝部內所産盡然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爾

不忽木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元史不忽木傳

徹里帖木兒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黃河清有司以爲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知爲臣忠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於治元史徹里帖木兒傳

論災異

孔光拜丞相策免罷歸閭里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

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廼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

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旣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漢書孔光傳

虞預遷祕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

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間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櫝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爲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流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青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　晉書虞預傳

許景先爲左補闕宋景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

開元十年伊汝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己引咎以荅天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元宗遣陸象先持節振贍 新唐書許景先傳

韋綬進位禮部尚書帝問所以振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祕祝敕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德故託諷焉 新唐書韋綬傳

王旦遷司空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

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宮禁火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宮火所延非天災請置獄劾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始火時陛下已罪已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宋史王旦傳

賈昌朝授崇政殿說書加直集賢院太平興國寺災旦夕大雨

震雷朝廷議修復昌朝上言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警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愛人之意宋史賈昌朝傳

王曙為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玉清昭應宮災繫守衛者御史獄曙恐朝廷議修復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下宋史王曙傳

范雍遷給事中玉淸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 宋史范雍傳

張錫爲監察御史玉淸昭應宮災連繫甚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恐重天怒願修德以應之會論者衆獄遂解 宋史張錫傳

曹修古爲監察御史司天監主簿苖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及奏以謂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修古奏言日官所

定希旨悅上未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人人自
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灾爲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宋史曹修古傳

蔣堂爲監察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
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
宮人以之屬吏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詔原之
宋史蔣堂傳

滕宗諒遷殿中丞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宗諒與祕書丞劉
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庭遺燼延燔宮闈雖沿人事實
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
鞫訊尙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

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寃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
先帝嘗索其類寘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
慮哉況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
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奏仁宗
爲罷詔獄宋史滕宗諒傳

富弼爲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
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後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
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拜左
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
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

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是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褒荅之宋史富弼傳

曾肇元祐初爲中書舍人春旱有司猶講春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翌日有旨罷宴徽宗即位日食四月朔肇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肇

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寃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宋史曾鞏傳

王素擢知諫院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乃命素

扈從日甚孅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宋史王素傳

劉庠除監察御史裏行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幸庠言非所以祇天戒詔罷之宋史劉庠傳

宋景遷光祿卿熙寧初病革自占遺表呼其子光庭操筆書之其略云切聞河北水災地震陛下當減膳避殿齋居加省召二府大臣朝夕諮訪闕失思所以弭咎凡數百言無一語求恩宋史宋景傳

司馬光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

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宋史司馬光傳

任伯雨擢右正言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詰火星覿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爲休祥矣宋史任伯雨傳

龔鼎臣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冬旱將錫春宴鼎臣曰旱菑太甚非君臣同樂之時請罷宴以荅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曰陽精旣虧四方必見爲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

侯以應皇極（宋史龔鼎臣傳）

程瑀除左正言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毋問有無第正事修德則變異可消（宋史程瑀傳）

王淮拜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宋史王淮傳）

商琥拜中臺監察御史屬地震琥上書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元史商挺傳）

丁好禮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京師大饑天壽節廟堂欲用故事

大讌會好禮言今民父子有相食者君臣當修省以弭大患讌會宜減常度不聽元史丁好禮傳

勉鄉道

申公天子使使迎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史記儒林傳

周顒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攜入蜀為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為府主簿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元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南史周顒傳

柳公綽為吏部郎中元和初憲宗頻出遊畋銳意用兵公綽欲

因事諷諫獻太醫箴一篇其辭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旣一祟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淸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淸潔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淸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咤叱傷氣惟天之重從禽爲累不養其外前脩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成巧必喪

眞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羣藝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憲宗深嘉之翊日降中使奬勞之曰卿所獻之文云氣行無間隙不在大何憂朕之深也 舊唐書柳公綽傳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恒疏遠賢能昵比羣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慮移宗社德裕遣使獻丹扆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

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忠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獻丹扆箴六首仰塵睿鑒伏積兢惶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其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耳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

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仁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其
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鶩流
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
為瑱是謂塞聰其辯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
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偽照姦得情燕蓋既
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
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倡蹶非可遽數元黃莫辨
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睹兒獻飧斯可誡懼帝手詔
荅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
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廷

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以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睠屬何已必當克己以副乃誠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邪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荅詔頗嘉納其心焉舊唐書李德裕傳

張九齡遷中書令李林甫忌之又戾帝旨貶荊州長史初千秋

節公王竝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新唐書張九齡傳

韋處厚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處厚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向學郎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竝賜金幣新唐書韋處厚傳

崔郾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載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

間嘗請益高鍇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嚮儒意帝重咨謝咸賜錦幣鄭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觀省 新唐書崔邠傳

柳公權遷司封員外郎穆宗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文宗召侍書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 新唐書柳公綽傳

李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卽位新聽政珏數稱道無逸篇

以勸新唐書李珏傳

丁度遷尚書左丞帝嘗問蓍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宋史丁度傳

田錫知泰州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卽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屛風十卷置扆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鑑常在目矣眞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宋史田錫傳

李及之判刑部嘗纂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八十卷

王堯臣上其書宋史李迪傳

包拯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

以爲龜鑑宋史包拯傳

唐淑問神宗擢監察御史裏行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王者之

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

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宋史唐介傳

王拱辰爲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置太元經著草顧曰

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

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宋史王拱辰傳

司馬光擢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光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潁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宋史司馬光傳

范祖禹爲祕書省正字哲宗立遷著作郎兼侍講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

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
陛下惜也宋史范鎮傳

王巖叟以起居舍人召巖叟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絶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
哲宗然之宋史王巖叟傳

吳師禮徽宗初爲右司員外郎師禮工翰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聞者獎其得體宋史吳師禮傳

張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淸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 宋史張浚傳

王萬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六年兼權屯田郎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 宋史王萬傳

趙景緯權禮部侍郎兼侍讀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宋史趙景緯傳）

程頤擢崇政殿說書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

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宋史程頤傳

孫奭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讀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爲竦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宋史孫奭傳

室昉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進尙書無逸篇以諫遼史室昉傳

馬得臣拜翰林學士承旨聖宗卽位皇太后稱制兼侍讀學士上閱唐高祖太宗元宗三紀得臣乃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遼史馬得臣傳

蕭韓家奴擢翰林都林牙詔譯諸書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

譯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遼史蕭韓家奴傳

翟永固遷翰林直學士海陵立改禮部侍郎分護燕京宮室役事永固請寫無逸圖於殿壁不納金史翟永固傳

楊雲翼哀宗即位爲禮部尚書兼侍讀時講尚書雲翼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一皆本於正心誠意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龜鑑萬年錄聖學聖孝之類凡二十篇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

爲醫諫也金史楊雲翼傳

趙秉文哀宗即位改翰林學士兼益政院說書官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秉文官至資善大夫上護軍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爲一編以進焉金史趙秉文傳

不忽木受學於國子祭酒許衡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歎久之元史不忽木傳

朶爾直班爲平章湖廣朶爾直班在經筵開陳大義爲多間采

前賢遺言各以類次爲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明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五者學本之目也敬天愛民知人納諫治內五者君道之目也宰輔臺察守令將帥贊御五者臣職之目也典學訓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國政之目也帝覽而善之賜名曰治原通訓藏于宣文閣 元史朶爾直班傳

賈居貞世祖即位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通鑑 元史賈居貞傳

商挺拜參知政事分省河東召還帝留意經學挺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 元史商挺傳

王惲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成宗卽位獻守成事鑑一十五篇所論悉本諸經旨元史王惲傳

李泂文宗開奎章閣泂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泂旣爲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文宗嘉納之元史李泂傳

贍思爲應奉翰林文字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元史贍思傳

勉親政

裴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兼同平章事入覲知政事時帝童年驕縱倦接羣臣度從容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度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乃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

聳聽自兩月已來入閤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稟睿謀者有所擁滯伏冀陛下乘涼數坐以廣延問伏以頤養聖躬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體唯和萬壽可保道書云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溫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機每御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淸晨如至巳午之間即當炎赫之際雖日昃忘食不憚其勞仰瞻宸旒亦似煩熱臣等已曾陳論切望聽納自後視事稍頻 舊唐書裴度傳

李中敏拜諫議大夫充理匭使上言曰據舊例投匭進狀入先以副本呈匭使或詭異難行者不令進入臣檢尋文按不見

本勅所由但令云貞元奉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爲本置匭函每日從内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爲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開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若令有司先見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伸於九重之意臣伏請今後所有進狀及封事臣但爲引進取捨可否斷自中旨庶使名實在茲以明置匭之本從之舊唐書李中敏傳

梁肅轉吏部尚書上疏論臺諫其大旨謂臺官自大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恩塞言路也上嘉納之金史梁肅傳

孫鐸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鐸言凡上訴者皆因尚書省斷不得直若上訴者復送省則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斷之上以爲然詔登聞檢院凡上訴者每朝日奏十事金史孫鐸傳

戒獨斷

楊尚希高祖受禪爲禮部尚書授上儀同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懽然曰公愛我者隋書楊尚希傳

柳彧高祖受禪遷治書侍御史彧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

政施化不爲叢挫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臣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

司財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隋書柳彧傳

柳渾遷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新唐書柳渾傳

宗室善俊累遷祕閣修撰知鎮江府孝宗英武獨運缺相者累年善俊極言相位不可無人尤人所難言宋史善俊傳

徐誼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

多恐懼顧望諂諛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 宋史徐誼傳

胥鼎拜平章政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筭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爲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上喜之 金史胥鼎傳

戒欲速

王易簡判宏文館史館事晉祖爲治務求速效易簡上漸治論以諫之詔書襃荅以論付史館 宋史王易簡傳

戒更張

蕭瑀爲內史令高祖常有勅而中書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勅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必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基初構事涉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勅臣必勘審使與前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 舊唐書蕭瑀傳

孫鐸承安四年遷戶部尚書鐸因轉對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

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煩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于治則必行無恤小民之言國子司業紇石烈善才亦言須行法令絲綸既出尤當固守上然之金史孫鐸傳

戒矜伐

魏徵拜特進知門下事時公卿大臣並請封禪唯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諸夏未治安耶遠夷不慕義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

審積歲豐稔倉廩尙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絶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重加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奪 舊唐書魏徵傳

孔穎達授給事中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元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 舊唐書孔穎達傳

張行成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

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臣備員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直伏待葅醢太宗深納之舊唐書張行成傳

褚遂良遷起居郎詔有事太山先幸洛陽有星孛于太微犯郎

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 舊唐書褚遂良傳

李絳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暴誇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

觀卽非治要迯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新唐書李絳傳）

陸贄德宗立召爲翰林學士後涇師急變贄從狩奉天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討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

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帝從之（新唐書陸贄傳）

韋溫遷右補闕會羣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新唐書韋貫之傳）

呂蒙正爲吏部尙書入相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

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覩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宋史呂蒙正傳

蘇易簡遷中書舍人充承旨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歙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歙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宋史蘇易簡傳

楊昭儉爲中書舍人時河決數郡大發丁夫以本部帥董其役既而塞之晉少主喜詔立碑記其事昭儉表諫曰陛下刻石

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摛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賞之卒罷其事宋史楊昭儉傳

李沆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既和西

夏納欵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
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
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宋史李沆傳

丁度遷尚書左丞帝嘗示以欹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
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眞
宗亦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宋史丁度傳

吳及擢右司諫管勾國子監請毋納羣臣上尊號宋史吳及傳

劉敞糾察在京刑獄嘉祐祫享羣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敞說
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

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乃以虛名爲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宋史劉敞傳

司馬光擢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百官上尊號光當荅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荅辭以示中外宋史司馬光傳

呂公著知開封府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

上尊號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日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宋史呂公著傳）

翟汝文擢議禮局編修官召對徽宗嘉之除祕書郎三館士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敢上述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之侈心非所願也責監宿州稅（宋史翟汝文傳）

戒女色

劉向成帝卽位爲光祿大夫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衞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漢書楚元王傳）

杜欽帝舅大將軍王鳳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

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亾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

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爲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漢書杜周傳

宋宏光武即位爲大司空宏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

數顧視之宏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笑謂宏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後漢書宋宏傳

董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蜀志董允傳

王素擢知諫院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眞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宋史王素傳

范祖禹哲宗立爲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

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宋史范鎭傳

耶律楚材拜中書令時侍臣脫歡奏簡天下室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元史耶律楚材傳

賀仁傑從世祖帝欲選民間童女充後宮奏罷之元史賀仁傑傳

戒供御

召信臣爲少府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泰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蘊火待温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漢書召信臣傳

宋宏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帝嘗問宏通博之士宏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

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　後漢書宋宏傳

陳禪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

狄之技尙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
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踰縣
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定訕朝政請劾禪
下獄有詔勿收後漢書陳禪傳

楊阜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褎袖阜問帝曰
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魏志楊阜
傳

蔡凝爲給事黄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宏範宮衆人
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爲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
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南史蔡廓傳

虞愿宋明帝立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好圍棊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棊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南史虞愿傳

李景伯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爲迴波辭衆皆爲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眞諫官也舊唐書李懷遠傳

張說拜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季冬爲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

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舊唐書張說傳

魏謩爲同平章事兼集賢大學士詹毗國獻象謩以其性不安中土請還其使從之舊唐書魏謩傳

郭山惲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

嘗令各効伎藝以爲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効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遽止之翌日帝嘉山惲之意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貯古今八索九邱由來徧覽前言往行寔所該詳昨者因其預遊式宴朝彥既乘驩洽咸使詠歌遂能志在匡時潛申規諷謇謇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宜示褒揚美茲鯁直賜時服一副 舊唐書郭山惲傳

姚璹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璹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大食停獻新唐書姚思廉傳

蘇良嗣遷荆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奬取竹棄之新唐書蘇世長傳

褚遂良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亾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帝咨美之（新唐書褚遂良傳）

柳澤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主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爲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卽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元宗稱善（新唐書柳澤傳）

張廷珪遷黃門侍郎時遣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

馬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救必然之急天下之幸新唐書張廷珪傳

蘇頲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頲公在遠叵得忤上意頲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新唐書蘇瓌傳

張仲方爲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爲減三之二新唐書張九齡傳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元宗遣中人捕鵁鶄溪鵜南方若水上言

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齎所飼魚蟲稻粱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譴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新唐書倪若水傳

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新唐書孔巢父傳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

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盞糙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元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卽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

三臣尙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絛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 新唐書李德裕傳

李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即位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卻之以示四方 新唐書李珏傳

韋宙爲永州刺史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爲奏罷 新唐書韋丹傳

高錫漢乾祐中辟河南府推官奪官歸周顯德初世宗嘗令翰林學士及兩省官分撰俳優詞付教坊肄習以奉游宴錫上疏諫宋史高錫傳

張觀改鹽鐵判官嘗因奏事白上曰陛下務敦淳化殿宇采飾皆徹去之惟尚朴素天下幸甚然於服御器用臣願亦從純儉上曰朕庶事簡約至於所服多用絁絹皆經澣濯爾卿言甚善宋史張觀傳

薛奎爲戸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眞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

廷也眞宗善其言宋史薛奎傳

李紘拜監察御史時召成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紘言陛下卽位尙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宋史李昌齡傳

姜遵知永興軍奏罷咸陽富民元氏歲貢梨宋史姜遵傳

劉隨遷右司諫爲三司戶部判官時下詔蜀中選優人補教坊隨以爲賤工不足辱詔書宋史劉隨傳

曹修古爲監察御史禁中以翡翠羽爲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謂重傷物命且眞宗時嘗禁採狨毛故事未遠命罷之宋史曹修古傳

郭勸遷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言發運使劉承德獻輪扇浴器大率以媚上也請付外毀以戒邪佞宋史郭勸傳

黃震徙廣東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宋史黃震傳

豐稷轉工部尚書兼侍讀改禮部禁內織錦緣宮簾為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纖繪宜守家法詔罷之宋史豐稷傳

呂誨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宮中十閤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知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願亟罷之宋史呂誨傳

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哲宗立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祖

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卽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使目不視靡曼之者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正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宋史范鎮傳

蘇軾權開封府推官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宋史蘇軾傳

江公望建中靖國元年拜左司諫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柱杖逐鷴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宋史江公望傳

何常歷熙河轉運副使徙成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令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奏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宋史何常傳

霍端友知陳州內侍右燾傳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不可疏罷之宋史霍端友傳

張根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兩浙辭不行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宋史張根傳

趙鼎爲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宋史趙鼎傳

沈與求遷御史中丞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繒帛方物爲獻上已分乞六宮與求奏今爲何時而有此時已暮疏入上命追取斥還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溫州進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曰陛下儉德大禹今康國欲以